

55323

關於農業合作化與完成 農業計劃的措施問題

趙紫陽



華南人民出版社

43
92
(6)

趙紫陽

關於農業合作化與完成農業計劃的措施問題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一、去冬今春廣東全省（不包括欽州專區）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一千零四十五個發展到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個，運動是健康地發展的。在春節以後備耕開始，曾提出了「暫停發展，全力鞏固」的措施，並擬在春耕後，整頓互助組織，進行全年準備，以準備今冬明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大發展。這些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

但是，仔細檢查起來，去冬今春還是可以發展得更多一些的，至少可發展到兩萬個左右；而且在今年春季提出要在今冬明春發展的亦僅只有三萬個社的計劃，比現在所計劃的少得多了；特別是今年三、四月後，由於看到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問題很多，因集中力量抗旱，而把鞏固社的工作大部擠掉了，農村因糧食問題出現了某些緊張，加上全國有一股反冒進之風的影響，於是就連今冬明春發展三萬個社的計劃也動搖了，準備大大加以壓縮，實行「多數地區基本不發展」的方針，這樣就使本來就不够大的勁頭更加鬆下去了。於是對鞏固老社的工作督促放鬆了，全年準備亦很少再提了，合作化的空氣隨之大大稀薄下來（這種情況直到五月中央及毛主席指示後才開始有所糾正）。這種能够多發展而不敢去多發展的保守思想，遇到困難就退縮動搖的消極情緒，說明我們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是有着右傾思

想的，是搖擺的和不够堅定的。

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思想呢？這又是由於：

第一、對今天迅速發展農業合作化的迫切意義仍是認識不够的。不可否認，我們一般的對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性是知道一些的，但却是不深刻和不具體的，對於在可能條件下應儘快地加速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速度這一點認識是模糊的。這正如黨中央所指出：「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相互關係問題，必須強調二者的緊密聯系，而不可只強調前者，減弱後者。因爲如果不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相適應，則社會主義的工業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勢必遇到極大的困難，而目前黨內正有許多人不了解這一點」。目前農業生產的落後和由此所產生的糧食及工業原料的困難，是目前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一個重大的困難，需要迅速地加以克服。而產生這一困難的原因，歸根結底是由於農業還是分散的小農經濟，因此克服這一困難的根本出路就在於加速農業合作化運動。這個運動的速度愈快，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愈有利。但我們過去往往是撇開這一點，而孤立地去想「慢一點，好一點」「先慢，後快」的問題，而不是積極地克服困難去加快運動速度，相反是能够快的還要有意地去延緩一下，還以爲這是正確的指導方針。顯然，這只能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困難增加而不會減少。

第二、對農民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黨的領導力量估計不足。不了解黨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約佔農戶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經濟地位貧苦和還不富裕的農民有着一種走社會主義

道路的積極性，對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而是只看到了較小量的富裕農民，忘記了大量的非富裕農民，缺乏階級分析地籠統地誇大了農民在合作化問題上的動搖性。其次對於中央所確定的現時合作化運動的主要形式——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完全適合目前多數農民的覺悟水平和要求的一種形式，亦是認識很不夠的。由於我黨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是一開始即組織高級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而是採取先組織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般又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組成），再逐步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的步驟，這就在基本上防止了在改造農民問題上發生大的冒進錯誤。由於黨所確定的現時運動的主要形式完全適合於多數農民的覺悟和要求，農民自然不要等待很久的時間就會大批地湧進來的，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可是我們却不這樣去看問題，既不從階級的具體分析出發，又不看黨的政策是否符合羣衆的水平和要求，而單純的從數量的多少，速度的快慢去判斷是非，認為只要多了，快了就一定是不穩步的，是冒進的，就一定要引起和農民關係的緊張，這當然是非常錯誤的。

對黨的領導力量估計不足，主要表現在過分地誇大了幹部缺乏經驗的困難，特別是缺乏鞏固社的經驗的困難。認為發展多了，領導就會掌握不了而陷於混亂，完全忽略了黨在農村有着深厚的基礎、高度的威信和長期領導農民運動的豐富經驗。雖然在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具體經驗上是缺乏的，但這些經驗只有放手地讓幹部在做的當中去學習才能獲得；因沒有經驗而不敢讓幹部去做，經驗是永遠也不會有。這不是很明白的嗎？

第三、對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一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對這一「新的社會主義的羣衆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的形勢認識也是不夠的。由於僅看到了這一運動的發展是「漸進地」「逐步過渡地」的一方面，因而把它想像爲一個「又穩又細」「和風細雨」「慢慢來」的運動，而沒有以指導「羣衆革命運動的高潮」的氣魄和態度來指導這個運動。因而就顧慮較多，特別怕「亂」，怕出「偏差」，不敢放手大胆地指導運動。對運動的要求有十全十美觀點，挑剔較多，限制較嚴，因運動中難免要有一些偏差與一些非本質非主流的現象而迷惑和動搖起來。正因爲如此，就表現得不相信羣衆，不相信幹部，害怕「自發」，處處包辦代替。所有這些錯誤觀點在以往我黨領導任何一個巨大的羣衆運動中，都是被批判了的，在土地改革運動中這方面的經驗尤其豐富，但因爲我們沒有把合作化看作一個羣衆的革命運動，我們就又重複了這些錯誤。

二、根據兩年來的經驗和目前的實際情況看，我們是可以進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大發展的，大發展之後也是可以鞏固下來的。

去冬今春全省農業社在一千零四十五個的基礎上發展到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個，增加了十二倍多。從這一次發展中的情況證明羣衆有着很高的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積極性，許多鄉村報名人數都超過了計劃，許多地方要對報名入社的人一再說服，才把建社的數目與參加戶數壓縮下來。雖然當時報名入社的人當中，有一些是帶有某些盲目性與其他複雜的動機的，但絕大多數都真正具有入社的要求則是毋庸置疑的。去冬今春由於我們對建社數字控制

較死，各地已出現了不少一批自發社就足以說明這一點。經過這一次的發展，教育了幹部和領導，認識到了發展並不那樣困難，再多一些也是可以建立起來的。但當時仍然害怕的是不能鞏固下來，存在一種『建社容易，鞏固難』的想法。

但結果怎樣呢？鞏固工作是否那樣困難呢？去冬今春發展的社是否能夠鞏固下來呢？

據統計，截止目前全省（包括欽州地區）垮台的社僅有三十四個（內有欽州區三十一個，多是主動收縮的）；退社的戶數有三千八百九十七戶，佔社員總戶數的百分之零點七。據一萬零七百七十三個社的統計，一類社佔百分之六十一點四，二類社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九，三類社僅佔百分之九點七。另據一萬零八百一十三個社統計：在今年如此嚴重的災害襲擊下，在全省上造估計減產百分之七的情況下，仍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社增產或保產，減產的社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這就說明：已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中，退社的戶數不足百分之一，三類社不足百分之十，在嚴重災害下，仍然有百分之八十的社增產或保產，即使減產的也均比社外減得少。這就表明絕大部分社是比較鞏固的，問題不大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三類社及減產減收入的社中，雖然尚不够鞏固，存在着一些問題，但只要抓緊解決，也還是可以鞏固下來的。

必須指出：上述這種情況，並不是在各地已經很好的加強了社的整頓鞏固工作的情況下取得的，相反地是在一種鞏固工作並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下出現的。直到今年五月以後我們才抽調了專職辦社的幹部，在此以前，在整個春季，大多數地區並沒有專人去進行整社和鞏

固社的工作，領導上放任自流的情況相當嚴重。當時估計一定會垮下來一批，但結果並不是這樣。可以想見，如果我們春季也能像五月以後這樣去加強社的鞏固工作，社的鞏固情況一定比現在要好得多。另外，今年的經驗還證明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並不是那樣的難於鞏固，主要的問題是領導忽視。凡是領導重視，有幹部去管的，縱然問題多也可鞏固下來。茂名縣災區的社反而比非災區的社較鞏固，去冬各地建立的一批大社，原來以爲困難很大，但現在絕大多數都鞏固下來，比有些小社問題還要少，主要原因就是有幹部去抓的緣故。由此說明過分擴大鞏固社的困難，因怕不能鞏固而不敢進行大發展的思想是沒有根據的。

從上述兩年的經驗說明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可以積極發展的，發展之後，也是可以鞏固下來的。至於說到今冬明春大發展的條件，那就更加不同了。正如最近省委擴大會議及在黨代表會議上陶鑄同志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首先是老社基本鞏固下來，在生產上，在抗災鬥爭上，在既可完成國家購糧任務，又可留下較多的口糧和飼料上面都大大顯示了社的優越性，因而羣衆入社的積極性更加提高了。同時全省百分之七十的鄉有了社，羣衆看得久又想得時間長，羣衆要求入社的積極性當中盲目成分大大減少了。其次，互助組織的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全省有常年互助組十八萬八千九百個，一四四萬戶，全省的互助聯組估計約有五萬多個，五十萬戶左右。大量建社的組織基礎是完全具備的。第三，是領導和幹部有了經驗，特別是基層組織辦社的水平大大提高了，羣衆對社的知識增加了，這是大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第四，特別重要的是有了最近黨中央及毛主席的指示，全黨思想武裝起來，克服了右

傾，有了辦法。所有幹部必將滿懷信心的投入運動，合作化的面貌必將煥然一新。有了這樣的條件，難道還沒有信心去大發展嗎？

三、但是，這不是說加強合作化運動的速度進行社的大發展就是輕而易舉的事。合作化運動的大發展必須建築在切實做好工作的基礎上，尤其是必須事前切實做好大發展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指示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否搞得好，第一要看事前準備工作是否做得好，第二要看事後的整頓工作是否做得好。這個指示是十分重要的。建社前的準備工作主要是：

第一、開好幹部會議，武裝幹部思想，並展開向羣衆的大宣傳。

在幹部中除了同樣有着前面所說的一些錯誤思想與錯誤認識以外，目前在不少的幹部中還滋長着一種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表現在貪圖享受，怕農村生活艱苦而不安心工作；計較個人問題，缺乏一種高度的工作熱情和前進的積極性。另有一些幹部和黨員中還受到了資本主義及富農思想影響，而對合作化運動抱着一種抵觸或消極的情緒。由於上述這些右傾思想作怪，就使幹部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過程中，不是比土改時勁頭更大，熱情更高，而是滋長一種極其危險的消極和怕困難的情緒。因此，爲了搞好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不自上而下逐級地對幹部進行一次大的動員，徹底地不斷地整頓思想是不成的。今年夏徵夏購結束後，各縣召開的三級幹部會議，即應首先解決這個問題。

對羣衆必須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開展以合作化爲中心的社會主義宣傳運動。這種運動自從前年宣傳總路綫以來並未系統的開展。對合作化的宣傳是今後幾年內對農民宣傳的中

心，在每年約有幾個月的發展社和整頓社的時間內，這種宣傳工作尤應集中地進行，成爲一個規模巨大而廣泛深入的宣傳運動。今年夏徵夏購結束之後，爲了開展發展社的準備工作，首先就要大規模地開展一個這樣的宣傳運動。報紙、廣播、電影及所有的宣傳力量都要拿上去，鑼鼓打的愈響愈好。由於今年我們已經有了一萬五千多個社的活榜樣，這一宣傳運動要結合總結社的生產成績及社與社外農民之間的大規模生產評比運動，集中地對農民進行社的優越性的教育，使農民從這一些具體生動的事例中受到實際的兩條道路對比教育。此外合作化政策和辦法的宣傳亦是重要的，要同時進行。

第二、從上到下逐級做好合作化的全面規劃。

最近省委擴大會議上及黨代表會議陶鑄同志的報告中已對全省合作化作了大體的規劃。即明春以前發展到七萬個社，入社農戶佔全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七左右。一九五七年秋收前，發展到十二萬個社（分明年秋前、明冬後春、後年秋前三批發展），入社農戶達全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左右。這樣一九五七年以前就基本上把農業社的架子都搭起來了，一九五七年以後，除邊沿地區及少數建社較少的地區仍要再建一批社外，主要是在原來社的基礎上去進行擴社工作，就完全有條件在一九五九年秋前基本上完成全省農業的半社會主義改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戶合作化）。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至於明春前發展的五萬五千個新社，應在秋前做好一切準備工作，並可先建起三分之一來，其餘三分之二的社留待秋後去建，老社在明春前除不鞏固的社不進行擴社和大社一般的

不進行擴社外，估計會有一半以上的社要進行擴社工作。建社的面明春前要达到全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鄉有社，除了少數民族地區及尙未改變面貌的落後鄉外，做到鄉鄉有社。在合作社基礎較好，產糧食多的重點地區和城市郊區，則應在明春前做到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農戶合作化，並爭取在一九五七年秋前基本合作化（百分之八十的農戶）。

各區黨委、地委、各縣、各區都必須做出合作化的全面規劃。鄉一級的規劃更加重要。根據先進地區及我省去年發展社的經驗，如不在事前做好鄉的全面規劃，在羣衆普遍動起來時，領導就會陷入被動，不能使領導與羣衆結合全面地推進合作化運動，相反還會出現某些混亂情況。去年秋前建社中所發生的「強找強，弱找弱」，「困難戶無人要」，「骨幹盲目向社集中，互助組陷入渙散狀態」，「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混水摸魚，搞假互助，辦假社」以及「一哄而起，真假難分」等混亂情況，正是由於這個原故。鄉的全面規劃必須要採取領導與羣衆的自願相結合的方法，必須要從全鄉範圍和全面地推進合作化運動的角度出發（不能只管社，不管組，或是管建新社，不管擴社）。所有鄉的規劃工作必須在九、十月間全面展開，以便在這一基礎上展開發展社的準備工作。

第三、整頓、發展互助組與訓練建社骨幹問題。

互助組是建社的主要基礎，必須經常地注意對它的整頓和發展。但是，近年來我們對互助組的工作却有嚴重放鬆的偏向，數量沒有什麼發展，有些地區因失去領導反而減少了，現存的互助組中存在着嚴重的組織不純與互利政策貫徹不夠的問題，而缺乏骨幹更是普遍的現

象。今後必須加強對互助組的領導，要繼續大量地發展，每年都要有計劃地整頓幾次，使它成爲發展社的雄厚基礎。

在今年秋前經過鄉的全面規劃後，對於確定轉社的互助組即應進行整頓與籌備建社工作，特別是清除階級異己分子，挑選社的幹部，進行生產準備（要強調此點）與思想發動、學習社章等應抓緊進行；社的骨幹選好後（如組內缺乏，應從老社中調配），應分期分批予以訓練（全省共訓練五十萬人）。對今年暫不轉社的互助組，亦必須加強領導，進行整頓，搞好生產，切不可像去年那樣只管建社不管互助組，而發生把互助組大量拆散或聽任散夥的現象。同時要在今年合作社大發展的有利氣氛下大大發展一批互助組，給那些暫時還不願入社而也不願單幹的人找一條出路，這不論對生產與今後社的大發展上都是很有利的。

第四、加強整黨建黨工作，加強落後鄉的工作。社的大發展主要靠鄉的黨支部來領導，不能主要靠上邊派人來。因此整黨建黨工作做不好，大發展就有困難，未建黨的鄉，要結合建社工作把黨建起來，在進行鄉的合作化的全面規劃時，要同時把發展黨、團工作加以規劃，使建黨建團工作和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都能够有計劃地進行。整黨工作必須認真地有計劃地進行，老社的整頓工作必須和整黨工作密切結合起來，發展社的工作亦必須和在農村黨支部中加強社會主義的教育、批判右傾思想和反對富農思想的鬥爭結合起來。由於幾年來的生產發展，在原來土改時是貧農成分的黨員中，特別是支部的領導骨幹中，已有一些人上昇爲上中農的地位。在這種經濟地位有了變化的情況下，由於黨沒有及時地針對新的情況加強對

他們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因而在他們中間就有一些人逐漸產生了一種濃厚的資本主義思想，如對合作化抱着消極的態度和抵觸的情緒，排斥貧苦農民，對社會主義事業缺乏熱情，甚至退坡不幹工作，以及從事剝削與變相剝削的行爲等。因此要搞好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大發展，加強黨支部對合作化運動的領導就非加強農村黨的思想教育和加強整黨工作不可。對落後鄉的工作，我們尙未來得及去加強，現在必須立即準備，調查研究和調配力量，爭取在秋前消滅一批，以便秋後能在一部分原來的落後鄉中建立起黨和建起社來，同時並爲明年更大批的消滅落後鄉提供經驗。

四、繼續加強老社的鞏固工作，對於今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大發展有極重大的意義。

鞏固老社首先是搞好生產，爭取下造豐收。爲此就要提高社的耕作技術和增加社的生產資料，並要實行正確的生產方針。以往在老社中不重視社員家庭副業，不積極地經營有把握的、投資不大的副業，反而把家庭副業盲目向社集中，以及盲目投資鋪大攤子的偏向，和片面地重水稻、輕雜糧，盲目縮小雜糧面積的偏向，都必須加以糾正。目前鞏固社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務就是要迅速加強約佔全部社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減產、減收入的社，這一部分社問題很大，必須大力搶救。對它們不要一直糾纏在分配、調整的圈子裏，要迅速幫助它們搞好生產，找出一條增產增收解決生產及生活困難的門路來。只要抓住了生產，搞出了成績，社員的情緒就會穩定下來。最近中山縣這樣做的結果很有成效。除集中力量搞下造生產是基本的以外，還要幫助搞好副業，不僅搞好社的副業，還要幫助社員家庭搞一些副業，幫助生

活困難的社員度過秋荒更爲重要。挽救這些社必須派強的幹部（中山縣是從辦社幹部中抽調最強的到這些社），並要由國家在財政上予以支持。

其次是要檢查與貫徹互利政策。老社中互利政策上是有不少問題的，只是我們還未騰出手來系統地加以解決，在晚造中耕鋤草結束後，必須系統地檢查糾正，以加強社內貧農同中農的團結，把老社鞏固起來。

在經營管理上（生產計劃、生產管理、勞動組織、包工制）應繼續提高，特別要注意依靠重點社去系統地創造經驗，逐步推廣。一般社應結合當前生產需要解決其中的突出問題。

鞏固社除了堅決貫徹省委所確定的由專職幹部長期進行鞏固社的措施和縣的生產合作部及區的生產合作委員主要負責社的鞏固工作外，還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每年整社兩次到三次的指示。利用農閒進行這樣的整頓是十分必要的。在今年晚造中耕鋤草結束之後，對所有老社均應進行一次這樣的整頓，從總結生產開展評比入手，檢查互利政策，審查清理和純潔組織，並結合對社員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批判各種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以達到加強社內貧農同中農團結，提高社員覺悟，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的目的。

五、爲使新建社能更加適合多數農民的覺悟水平，更加易於把多數農民吸引到合作社中來，以加強合作化運動的速度，在今後兩三年內的新建社中，必須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社員的成分上只吸收貧農和不富裕的中農。對於經濟地位較爲富裕的中農除若干確實自願者外，暫不接受入社。堅決不接受地主和富農入社。同時，必須堅決貫徹省委擴大會議和在黨

代表會議上陶鑄同志的報告中對新建社的一些政策規定。即是：第一、主要是土地入股，統一經營，對原來社員的其他生產資料暫時不要採取一律入社的辦法。農具一般可採取「私有，租用，公用，公修」的辦法。耕牛除佔有狀況比較均勻，飼養較易，入社困難不大的地區外，亦應暫採「私有，租用」的辦法。第二、首先是農業合作，菓園、零星魚塘、多年生技術作物等條件不成熟者不要過早入社。要重視幫助社員搞好家庭的副業。社的多種經營方針，主要是開荒種技術作物及雜糧，以及一些容易搞、投資不大、有把握的副業。社的養豬事業仍要積極提倡，但規模不可太大。第三、以建小社爲主，一般以二、三十戶爲宜，沙田區可以大一些。第四、在社的經營管理上，不可要求過高，過於複雜繁瑣，應根據羣衆水平及生產發展需要逐步提高。

六、加強黨對合作化運動的領導。各級黨組織都要嚴重地注意農村問題，切實改善自己對農村工作的領導，黨委書記要抓緊研究農業合作化的工作，要把自己變成內行。這是加強黨對合作化領導的關鍵。

在領導方法上，爲了解決農村中心任務繁多的情況下仍能使鞏固社的工作經常的進行，五月省委擴大會議上確定了採用辦社專職幹部的方法，最近省委擴大會議又進一步解決了縣、區、鄉的領導問題。這是完全正確與完全必要的。

關於完成農業增產計劃的措施問題

過去對農業生產的困難認識不足，存在着盲目的樂觀情緒，因而五年增產計劃定得偏高了；去年估計增產實績時不夠實事求是，水稻產量多佔了八、九億斤，實際並未完成計劃；今年自然災害特別嚴重，上造水稻減產百分之七，估計今年全省只能保持去年的產量；這樣到今年年底，水稻只能完成原定五年增產部分的百分之三十六多一點，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未完成。整個糧食產量，到今年年底也只能完成原定五年增產部分的百分之三十多一點，還有將近百分之七十未有完成。很顯然的，要去全部完成原定計劃是不可能了。爲什麼原來計劃定的高了呢？爲什麼有盲目樂觀的情緒呢？首先是對自然災害估計不足，我們只看到了華南自然條件優越，適合農作物生長，農業增產潛力極大這一方面，而對自然災害的嚴重襲擊這一個困難的方面是認識很差的。其次是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內，特別在頭兩三年，農村還基本上是小農經濟的基礎，而小農經濟的生產是極不穩定的，這一點也是認識很差的。我們往往是以對某些農業生產合作社、好的互助組或某些生產條件好的農戶的印象作爲看問題的根據，但沒有看到還有不少的農戶生產條件是很差的，完全是靠天吃飯的，不要說是有嚴重的災害無法去戰勝它，就是平常的年景他們也只能維持原來的生產水平而不能去進

行擴大的再生產的。還有一些生產條件困難的農戶，甚至豐收的年景下他們仍是減產的。

第三、把我們領導農業生產方面的成績估計過高了，把增產措施的實施又看得過容易了。廣東農業生產的條件確是優越的，潛在力確實是大的，因而增產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但可能並不等於現實。要充分利用這些有利的條件，真正組織起規模巨大的增產運動，把可能變成現實，則必須切實加強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採取一系列的有效的增產措施，經過一番艱鉅的工作才能辦得到，絕不是所想像的那樣容易。而這在剛剛轉上生產建設的頭幾年，又是不能要求太高的，現在事實也證明如此，雖然五年計劃已過了將近三年，但各級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並未真正鑽進去。而我們過去確想得有些天真了，把加強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把增產措施的採用、推廣都看得十分容易，認為條件既然如此優越，增產像不用作什麼大的努力，一個號召就可百分之幾百分之幾的增上去似的。因而確有一些地區，他們整天在那裏是唱增產的高調，謊報生產的成績，至於如何去加強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如何採用有效的增產措施却是做得很少的。這就說明了我們在領導農業生產上官僚主義是嚴重的，有着很大的盲目性，有許多想法看法是幼稚的、簡單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們還未鑽進去，不熟習情況，缺乏知識，摸不到農業生產的規律。陶鑄同志在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

原定的農業增產計劃現在已由中央核減修正了，糧食產量由原來在一九五二年基礎上五年增產百分之五十三點六，核減為增產百分之三七點一，其中稻穀由原來增產百分之四零，